

西安事變親歷記 (下)

李逸儕

(本文另有插圖第六頁)

趁勢作亂，匪類顯形

張學良未能如期返西安，東北軍大為震驚，市面上風風雨雨，人心浮動，共匪的零星出現，只是製造些歪曲謠言，亂施鼓動，不足為慮。最值得擔心的，是在東北軍內部潛伏已久，且稍具實力的壞東西，都想趁勢混水摸魚；能抓的就想抓到手，抓不到就要破壞，一走了之。

孫銘九——張學良的衛隊旅長——首先發動了，他拉着全旅官兵，扯起紅旗，同時煽動其他部隊，共同叛變；既見友軍無應者，且恐羣起而攻他，即率所部逃奔延安去，行前殺害了東北軍一個軍長王以哲，和他的部屬數十人。

張在善對安錫九也暴露出他獐惡的真面目，他先許以高官厚祿，教安秘密連絡所有同學，要識時務，改變主義，聽他領導，大家都有好處，並威脅他：「你要乖乖聽我指點去作呀！」他還說：「如果你不聽話，我先把你們在這裡幾個首腦幹掉，看你們誰還敢違抗？」

殺人的傳說，並不值得我如何憂慮，所關心的，安錫九是個血性男兒，脾氣暴躁，萬一鬧成

僵局，揭穿他的陰謀，像張在善這種亡命之徒，如果他覺得烤熟了鴨子，吃不到口了，他會不會效法孫銘九的故伎呢！

無論他用什麼法子籠絡、恫嚇，我確信安錫九絕對不會向他屈服的，只是已受到監視，逐漸和我們失去連絡了。夏廠長說，他手下有位能事而可靠的人，可使之和安錫九互通聲息，但這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。

不錯，根據航委會，最後的電示，我們幾人，可以把這裡的事務拋在腦後，化裝溜走，但水天雪地裡，沒有飛機，教我們如何起步？況安錫九等於遭受劫持，至少我們可以給他以精神上的支援，豈能輕易離去，使他失去屏障，而心灰氣餒！

無視脅誘，誓不辱命

又一個飄雪的深夜，夏廠長帶了一位士兵裝束的人，敲門進來，待那人摘下皮帽，抖落了滿身雪花，才看出是安錫九，看他張皇失措的神色，不待我問話，他先對我說：「完了，完了！一切都要完了！」不住得搖頭嘆息。

「發生了什麼事？坐下來談。」我在納悶中，不得不故作鎮定。

「張在善要我送他去延安！」他激動了：「我一個人人的生命，無足輕重，萬一因我一人的動向，而使得這樣多的人員器材，同遭厄運，那，那！」他攤擺開雙手，瞪大了眼睛：「那，我就是第一號罪人了！死不足畏，我可不敢貽父母羞，使後代子孫，永遠不能抬頭。」

他這番言動，直像是來向我們告永訣，見最後一面似的。

我向他解說：「你的處境、你的意志，是大家十分明瞭，十分同情的，事實的演變，說不定會有轉機的，只要能見機而作，沉着從事，難關並非絕路，轉危為安常出自緊要關頭，不必過於悲觀。」

這非具體指示，而僅是勸慰囑託之辭，他好像是不會入耳，而若有所思，我趁他一時的平靜，便問他：「張在善此番又是對你如何的挾迫恫嚇哩？」

安錫九時而苦笑；時而悲憤地，道出張在善夫妻倆一唱一合，軟硬兼施，對他攤牌的經過。

卑恭許願，妄想說服

當天中午，張在善知道張學良一時不能回西安，他便想爲所欲爲了，他帶了他那個醜女人，邀安錫九到一處靜室密談，對他說：「前者我請求你，教我學飛，你總是推三阻四，現在機場內外，都歸我管轄，你跟我合作，這責任就歸咱倆，共同擔負，誰都無權干與！」

這番話，已把安錫九氣得渾身發抖，正不知如何應對，張在善又說：

「目前最重要的事，你必須同我飛往『那邊』去一趟——果不出安錫九所料——這裡的事，她會編排。」指向那個醜女人。

這時，那醜女人，竟會拍着胸脯，翹起拇指：「一切包在我身上！」——怪婆娘，好大口氣呀！

「妳先別插嘴。」張制止她：「等我跟咱們錫九老弟，說個清楚。」轉向安：「往遠處說，是爲了救國，近處說，是爲了救鄉、救家，咱們的家鄉，正遭受着日寇鐵蹄踐踏中，咱們不去援，還等誰去救哩？」

他說的倒是像句人話，但此時，還能說服安錫九嗎？

「咱們弟兄倆。」張接下去：「同一意志，同一目的，兄弟同心，黃土變金，何況咱們還有師生之誼呢！」聲嘶力竭，近似哀懇：「算我請求你，助我一臂之力！老弟呀！這個忙，你非幫不可，無論如何，得請你同我，到『那邊』去一趟。」

虛與委蛇成竹在胸

儘管張在善，說得唇乾舌燥，看不出安錫九面目上有什麼表情，那醜女人接腔了：「對啦！那有學生不幫老師忙的呢！」她靠近了安錫九：「我想啊，你那些同事、同學，有不少是咱們同鄉，只要有你出面帶頭，他們都會踴躍附合的，你說是不是呀？」

她說着，把一隻手，輕輕扶在安的肩膀上，頭臉靠攏得很近，肉麻當有趣，低聲說：「老弟，啊！好弟弟，別猶豫，去吧，去吧！等你們回來，你的頭銜，你的氣派，就大有可觀了呢！」

這倒直截了當，暴露出他們的原形，可是把安錫九，直氣得火冒三千丈，恨不得趁勢給她個耳光和他拼個死活，繼念匹夫之勇，拼死無益，於是故自沉思，勉強抑制住心火：「這、這……容我考慮考慮，好嗎？」

「還考慮什麼呀？咱們就這麼說定了，待雪止天晴，一切由我安排。」這一對狗男女，好像春風得意，相視笑謎謎：「老弟，想開點吧！機會不可輕易放過呀。」拉了安錫九，去下館子，飯後才散。

聽了他這段激憤、哀懇的陳情，確實值得爲他感傷，爲全軍憂慮了。但我們除了牽強的用些不切實際的言辭，來寬慰他，另外想不出什麼方法，可以替他化解危難。

看此時的安錫九，形態鎮定自然，徐徐穿戴起那套士兵衣帽：「長官們，請不須爲我耽心，錫九早有成竹在胸，絕不負國家的使命。」從容

敬禮辭去，我數人，如有所失，亦唯有相對唏噓已耳。

老母蒙難，自作之孽

幾天來，市區亂到什麼程度？我們未便出去觀察，聽夏廠長說，楊虎城曾去三原家鄉，迎接他的老母親，因爲孫銘九叛變，殺死軍長王以哲，而駐在三原的東北軍師長譚自新，聽傳說，是楊虎城殺死了軍長何柱國，譚是何的部屬，聞訊也不加詳查，即派隊，把楊虎城的老家，抄襲一空，並將他的老母親，虜往郊區看管——劫入者，人恒劫之——既而證實是誤作，楊虎城也只得認倒霉，迎接老母。

聽說這位老婆婆，深明大義，雖然飽受顛簸，她並不責怪任何人，而把氣憤，全放在楊虎城一人身上，初見面，就是一口痰唾、一記耳光，啐打在楊虎城的頭臉上，又復捶胸、跺脚、灑淚：「你這個不忠不孝的鬼娃子！沒出息的逆子呀！——繼之以號啕：『爲娘的受委屈事小，你摸摸良心，怎麼對得起國家？怎麼對得起……』在楊虎城長跪認罪求饒時，還挨了她老人家「一脚踹」。這也算是事件中，一齣動人的悲喜劇。

振翼東飛，大眾稱快

元月九日，雪霽天晴，一清早朔風凜冽，砭人肌膚，無事懶得出門。早餐時，聽到軋軋機聲，我放下盤筷，悚然發愣：「糟了！」我判定：他們飛到空中，安錫九必對張在善有所舉動，那是凶多吉少的事，萬一安錫九被迫飛到延安去，

則事態的演變，真不知伊於胡底了！

正愁思中，勤務兵韓喜貴跑來了，他累得喘不過氣來，滿臉通紅，脫下軍帽，頭面上汗氣蒸蒸上昇，從衣袋裡，掏出一封信，遞給我，才結結巴巴的說出：

「安……安分……分隊長走……走，飛走了！」

「同誰飛的？」我急急的問他。

「一……一個人……飛了！」

「張在善哩？」我問。

「張在善先上飛機，分隊長叫他帶保險傘，他一下來，分隊長就上飛機，很快就飛了。」邊說，邊用衣袖擦抹額上的汗水。

「哦！是這樣的嗎？好！」我鬆了一口氣，注視着他，教他慢慢地，說個詳細。

「張在善扣好了保險傘，見分隊長飛起了，頭一圈兒，他還衝着飛機招手哩，飛機飛高了，那女人湊近他，不知說了些什麼，張在善說：『試飛機，馬上就下來的。』他等着，俺也等着，分隊長教俺，等飛機飛遠了再送信來，儘等飛機沒影兒啦！」

「張在善說：『奇怪呀！飛到哪兒去啦？還不下來！』有位機械士說：『快了，快到洛陽了吧！』張在善這才氣昂昂，扔掉保險傘，跳着脚，罵起人來！那個女人罵得更兇，還說，要槍斃機械士哩！俺就跑來送信了。」

韓喜貴說到這兒，拿起帽子，說他要趕回機場，看個熱鬧，再來回報。我說：「不忙走，等我看信。」

展讀絕筆，一字一淚

聽清了韓喜貴述說的情形，我幾人齊聲稱慶，這就是應驗了我對安錫九所說的：「難關並非絕路，轉危為安，常出在緊要關頭。」在欣慰的情緒下，拆開那封信：

「親愛的隊長：您的訓示，我謹記。委員長說：『不成功，就成仁。』我極端不能忍受的事，臨到頭上了，還不允许我出此下策嗎？此行，如能把張在善的尸殼拖到洛陽，我也只覺得，是我應該這麼作的；萬一不幸，我和他同歸於盡，我更死而無憾！只有我在南昌的家小，是要請您分心的，別了！

祝 健康 民國廿六年元月八日深夜。」
讀完這封信，大家正在稱讚安錫九的忠勇和機智，韓喜貴又插言：

「分隊長還帶着槍呢呀！張在善也有槍，倘若他倆人都上去呀，那準得在飛機上打起來！分隊長那脾氣！哈！」

原來安錫九，前天經我們勸慰之後，回到營房，焦思了一夜，第二天，又被張在善夫妻，釘牢脅迫，於是她下定決心，滿口應承和他同飛延安，而內心的主張，不露一絲形跡，他向同學蓋深清，借得一支現餘的勃萊寧手槍，暗藏在飛行靴桶裡，準備飛到空中，向張在善作孤注之一擲，無論成敗，他覺得都是值得的。

至於他臨時看準了機會，教張在善下機扣傘，而得以「金蟬脫殼」獨自起飛，免除了一場飛行者自己製造的空中慘劇，這是他始料所不及，

而意外的成功，比蔣紹禹在平涼機場「移花接木」更為可圈可點。

張牙舞爪的張在善鬼夫妻，經不起安錫九一記「掌心雷」，直打得他暈頭、麻腦，神魂沮喪，正如「夾尾狗」，逃到牆頭去，再也不敢露頭了。

異邦孤臣，效命中州

吳錫凱——劉多荃師部參謀，當日由固原，押解安錫九回西安——趁張在善鐵羽之後，糾纏住李英茂——副隊長，（韓國籍）——活動起來，他不是共產黨，他希望能控制住在陝的全部空軍作本錢，在事平後有所作為。

不知他獲致了什麼人的撐持，竟搖身一變，自稱為抗日空軍大隊長，派李英茂為副大隊長，編成三個中隊，各員均按級升遷，填造花名冊，大肆鋪張起來。

他明瞭，這些人們的財物，曾遭楊虎城的亂兵搶劫過，現都蕩空如洗，他拿出一筆數字可觀的錢鈔——顯得比張在善大方些——發放了一次維持費，接連着天天宴會，招妓宿酒，以賭博為消遣，要拿酒、色消磨了這般青年人的志氣。

吳錫凱這樣大吹大打，喧嚷傳播，還有一種反間作用，他妄想，使中央對留陝的這些人失去信任，把這些人陷於進退維谷、無以自拔的境地，不得不聽他擺佈。

同學們，都抱定不屈不撓的決心，加強團結，此時此地，反能安之若素，靜以待機，惟有李英茂，處境最尷尬，最難應付了。他曾單獨向我

表示，說吳錫凱像拉伏式的，硬把一頂傀儡帽子扣在他的頭上，使他難以忍受。

我仍以勸安錫九的言辭來慰勉他，教他忍耐，而他好像是聽不入耳，反而激憤了對我說：「忍耐，忍耐有頭頭嗎？」生硬的中國語：「我的腦袋瓜，快爆了！我不是中國人，我忠心，你知道，別人不知道，說我造反了！」

停一會又說：「逼我上梁山，我不幹；寧為玉碎，不為瓦全，安錫九能，我也會能的。」

常言說：「一句話提醒夢中人。」李英茂是雲南航校學生，張指揮官是他前期同學，如今又是這裡的最高主管，指揮官的話，一定可以勸止得住他，於是把指揮官請出來，對他加以開導——訓示。

「聽說你要學安錫九？不行啊！」指揮官和顏悅色，向他說：「沒有那樣好機會了，現在的吳錫凱，不是共產黨，他的作風，並不可怕；相反的，我們這時候，正需要這樣一個，有力量的人來支持，以維繫這整個團體。你僅是這個團體的代表人，只要你以人、機安全為前提，則將來好的結果，是你的功；壞了，不是你的過，你還怕什麼？」

李英茂聆聽了這番指示，心氣似乎和緩下來，但仍俯首無語，若有所思，指揮官端詳着他的神色，忽然嚴肅聲揚：「英茂，英茂！你本身還負有比什麼都重大的職責，是什麼？你忘記了嗎？」

李英茂聽了，立刻抬頭、睜眼、挺胸：「國仇家恨，不敢亡，更不敢須臾忘記！」

「哦！你是顧慮航委會，對你不諒解？你害怕被通緝，是嗎？」指揮官換了輕鬆的語氣，告訴他：「這無妨事，這裡有我，和他們——指我——都會為你作證、擔保，你可以放心，只管大膽去作吧！」

李英茂聽了這番解說，果然轉焦慮為安祥了，他除了感激：「長官們對我的關愛，終身不忘，當竭盡心力，報效國家」之外，他還說：「大局變幻莫測，長官們也應早日離開此地，請勿以我為念！」互道珍重，英茂別去。

術業專攻，行端表正

布局既定，心無掛碍，趁天氣良好，開始作東歸之計，這問題，唯一的解決之路，又只有煩勞夏廠長幫忙，廠長何人也？隨筆簡介，藉釋懸疑：

夏廠長名述虞，字舜卿，河北籍，和我是小同鄉，保定育德勤工儉學留法班——黨國元老李石曾先生創始——出身，在法國工讀十年，機械造詣精湛，曾在馮玉祥軍西安修械所任職，馮敗離職，設白鐵舖，自謀生計。

楊虎城立陝，知其才，特聘為修械廠長，夏以楊出身綠林，辭不就——曾三次問道東出，均被攔回——及見廠內大批破銅爛鐵，陸續運來——皆楊在駐馬店，截擊唐生智叛軍，虜獲的軍械車輛，及路局棄置物資——夏見獵心喜，認為這些廢料，正可改造利用，藉以一顯身手，乃與楊定約試辦，兩三年潛心經營，業績斐然。

看起來，僅是一所不起眼的小工廠，可是在

這裡，東拼西湊，建造出多項犀利武器，和若干輛大、中型軍用卡車，其他如行軍鍋灶、飯盒、水壺等，均係量材施工，化無用為有用改造出來的。楊虎城奉之如神明，當非偶然事也。

他又研製成功一種輕便交通工具「啦啦車」，用騾馬拖曳，行駛公路及起伏狹仄或泥濘的道路上，均稱便利。抗戰間，「啦啦車」在西北公路上，延伸行駛，直達於甘、新邊境之星星峽，對西北軍援物資內運，功不可沒，皆夏廠長心血，灌溉出鮮艷的花朵。

為使員工冬季工作舒適，以增加效率，自製鍋爐，裝設暖氣，我們住的那間大客室，即與全廠統一暖氣裝置；因為我們住在這裡，他又把住居臥室的暖氣，關閉不用，他的節儉美德，頗值稱道。

他和邵主席交往，是在很久以前，在國外認識的。和張指揮建交，是在我們初到西安，修護飛機，需要電鍍求他廠裡幫忙，供求關係，不斷的來往。

他以人力、物力和技術，協助我們，而不言收費，張指揮官以私人名義，曾備茶酒招待他，同時拜托他代覓崇耶路一棟小別墅，作為旅第。公私接觸較多，夏廠長爽朗好客，相識不甚久，而友誼稱深厚，在他們之間，開通路、架橋樑的是我。

附車歸途，煞費周張

潛行東歸的策劃，又是夏廠長義不容辭。他首先給張統珩隊長介紹一位潼關商人，搭伴去了

，安家駒隊長和張納堉主任參謀，二人扮作教書先生年假還鄉，去寶鷄轉往漢中。

安、張二位，年貌差距很大，束裝齊備，相視而笑，安家駒風趣幽默，道出：「途中如遇盤問，就說咱們是父子同行。」指揮官笑說：「倒也相稱。」大家同聲叫絕。

某日，夏廠長報喜訊，他說：于院長——右任——夫人，向廠裡要一部中型巴士，去潼關轉往南京。原是院長夫人事前回三原原籍，奔父喪，回程滯留西安匝月，現急于回京，同行家屬六、七人，準備日內動身，座位無多，附搭一人當無問題，于是決定我一人，以廠中技師名義，附車先走。指揮官同意，當即與我計議：待我到京後，萬一情勢逆轉，即由我駕輕便雙座機，飛來西安，先在上空與之切取連絡，由夏廠長車送指揮官到機場，我機着陸後，按照預定的部位，滑行道場邊，待指揮官爬上機座，立即轉頭起飛，當無舛錯，經細密研討，認為必可成功，就這麼約定了。

二十六年元月十二日，上午七時，夏廠長、趙司機和我，同乘那部中型巴士離廠，夏廠長顧慮周詳，他送我的一襲灰布長袍，和一頂毛織套帽藉寒風，他教我拉下帽筒，遮掩頭面，用策安全。

車在東大街，路南寬巷，一大宅門前停放，他又教我先充司機，坐在駕駛臺上等候，待他照料夫人登車，安座後，帶我引見：「啓稟夫人，這位是我廠中李技師，因事去鄭州，他技術高超，萬一途中汽車發生故障，他會立刻修妥，絕不

誤事的。

于夫人祥和福泰，微笑頷首，連稱：「好，好！」又介紹一位隨護者，是夫人的內侄，讓我坐在司機背後，車輪啓動，別了！廠長！

兵荒馬亂時期，行車難免遭查問，在西安城郊，出示楊虎城護照，當然暢行無阻，抵臨潼，乃是東北軍劉多荃師防區，護照不管用，那位隨護者，秦腔木訥，交涉無結果，我在固原時，曾會過劉多荃，但此時礙於行跡，不敢冒然求見。想到他師部參謀李澤民，與我同鄉同宗，在公務接洽中，相處比較接近，我便自行拜會，說明原委，幸蒙應承放行，通過一關。車到了華縣界，只見深溝高壘，為兩軍——東北軍、中央軍——對峙地帶，盤查更為嚴緊，始而是一位尉級軍官，把楊虎城的護照，批手擲置地上，氣昂昂不肯放行，把那位隨護者弄得目瞪口呆，不敢向前，我看到這個僵局，耐不住強自出頭了。我以于院長差官的身分，向他交涉，費了不少唇舌，換來那位狡猾軍官：「你是東方人，為啥給陝西人當差？」我抓住了他的語病：「監察院大小官員，不下千餘人，怎能都是西方人？像你，明明是咱河南老鄉，為啥當了東北軍軍官哩？」這人啞口無言，躊躇一會：「那，我要報告團長去。」

「當然可以！」我也很委婉的答覆他：「只是我顧慮到了一點：院長夫人，在此時，從此地，回到南京，必有中央各部會首長夫人們，來相慰問，在她們交談中，希望給她們一些好的印象；比如說，途中經過三個防區，前一個是西北軍，後一個是中央軍，都是順利通過的，惟有在中間的貴東北軍防地，曾受檢查，這似乎不大妥當吧！況且……」

「對了，對了！」這位上校，截斷我的話頭，即吩咐兵士們：「趕快搭跳板，放枕木，小心照護汽車過溝。」轉頭來對我說：「老兄見解高明，佩服，佩服！在此時機，各方面都應該以和平為前提，不是嗎？」我就此連聲道謝，登車過關了。

助人自助，歸去來兮！

華陰縣界，中央軍防線，照樣盤查，我認出是陸軍第二十五師番號——師長董劍，追勦時在貴州會過，董是陝西人——即不與多費唇舌，問明師部所在，直駛司令部求見。董劍對院長夫人，恭謹接待，還要留供餐點，夫人以天晚辭謝，董又派副官，隨車過教導總隊，桂永清部防線，抵潼關，已是萬家燈火了。潼關地方不大，旅社本就不多，此時軍隊龐雜，到處擠滿了士兵，這一車人，無法安置，于夫人就直接指向我：「這又得請李先生費心了！若靠他呀？」指那位隨護者：「恐怕又回西安去啦！」說着，從食盒裡取出酥餅，遞過來：「忙了一天，連口水都沒得喝，李先生先墊飽墊飽，好去辦事呀！」帶幾分命

令式了。口乾舌燥，難以下嚥。暗想，此間人地生疏，將奈之何？又念送人送回家，這是最後一站了，怎好擺脫？只好硬着頭皮：「夫人請稍待，我去碰碰看。」直向警備司令去，打着于院長的旗號，黃杰司令可能會幫忙，沒料到，接待室的人說：黃司令晉京去了，簡直是冷水澆頭！

正徬徨間，瞥見有馬燈前導，走出一位官員，配帶參謀領章，我毫不猶豫，趨前敬禮：「報告參謀長，于院長夫人過境，有事請要幫忙。」

「噉！你說的可是監察院于院長？」這位官員略作沉思：「她在哪裡？有什麼事？」

我聽出他的陝西口音，心頭為之一亮；這下我又找對了人啦！于右老在陝西人的心目中，有如金聲玉振，最受尊崇的，這點事，必能迎刃而解的了。

我對他說明原委，即領他去見夫人。行中，他說他是參謀主任，姓劉，陝西醴泉人，他沒見過院長夫人，要我為他指引，他又問到西安的情形，他說：「楊九娃——楊虎城乳名——竟是胡鬧，我看他要倒灶了！中央待他哪點不好哇？」

到車前，我領他拜見夫人：「這位是劉主任，也是咱家鄉人，很巧的遇到他。」夫人喜形于色，溫婉的囑託了幾句，劉主任必恭必敬，連聲「是，是！」即同車駛往火車站後面，敬站長騰出一大間暖屋，將夫人及隨行婦孺安頓妥當，又引我到一家轉運公司客房安歇。

客室裡「炕熱，屋子暖」，溫度高得透不過氣來，推開紙窗，則冷風侵襲，陣陣寒凜，想是日間過度勞累，神經失常？在這個冰與炭上下交

攻的「熱炕頭」裡，翻來覆去，不能入睡，再想起，在西安的那一段，強行掙扎的坎坷日子，有如隔世，真不知是怎樣「耐活」着，逃了出來的！翌晨——元月十三日——登上隴海路，我找到于夫人臥車拜見，夫人有點感冒了，但能支持着，向我問長問短，經我道出身分，她很興奮地說：「打從到了臨潼，我就看出你不是汽車廠裡的人，一路多虧你能說會道，熟人多好辦事，可真偏勞你了！」

「為夫人効勞，是應該的，再說，如果不是搭上夫人的專車，我就難得離開西安，托夫人之福，我在向夫人道謝了！」夫人說：「不必多禮了，常聽人說：你們駕飛機的人，都是那麼英俊

可愛，今日一見，果然名不虛傳啊！到南京，有空常到我家談談！」

「多謝夫人過獎，到京後，一定到府上拜望，還想請夫人代求院長，惠賜墨寶哩。」

「行，行！你要多少都行啊。」夫人怡然的說。黃昏，車抵金谷園站，我跳下車，直往西工「中央航空學校洛陽分校」，和王叔銘主任，談了些西安情況，以及留陝空軍，在事件發生後的經過種種，與目前的處境。王主任也只有唏噓歎息，他告訴我：在蘭州的兩個中隊，已經從寧夏，飛回南京了。十四日，我駕駛着王叔銘主任撥給我的一架弗利特小型機，輾轉飛回南京，結束了我愛深責重，時空漫長，整整一個月的歷程。

趣味性·時代性·中東問題權威著作

石油財富傳奇

(阿拉伯世界新秩序)

阿拉伯世界北非八國，南亞十二國，自一九七三年以後，石油不斷暴漲。若干國家，擁有世界最大之財富，亟需進行現代化建設。諸如都市計畫、道路開闢、醫藥設施、教育機構、工廠設置，在在需要大量人力。因而鉅量之金錢，數以萬計人口，穿越彼此國境，規模之大，盛況空前。伴隨而來的新思想路線、新消費型態、新政治觀念，百彩紛陳，本書蒐集這些具體資料，描畫正在形成中的阿拉伯世界新秩序，內容精彩，篇幅可讀。留心國際政經動態人士允宜人手一冊，定價每冊新臺幣玖拾元，聖文書局有限公司總經理，中外雜誌社代售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。